

母亲用过的铜顶针

□李迎春

母亲有一枚铜顶针，黄澄澄的，套在她右手中指上竟像是生来便长在那里一般熨帖。这枚铜顶针陪伴了她大半辈子，也刻进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记忆里，家中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母亲总是在缝缝补补。她做活时眉头微蹙，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却亮得出奇。我常坐在小板凳上，看银针在她指间翻飞。

那时家境拮据，一件衣服要穿上好些年。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我玩耍时把棉袄撕开个大口子，棉絮像伤口般翻卷出来。回家后，我溜进房间偷偷把棉袄塞在床底下，可棉袄还是被母亲寻了出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第二天清晨，棉袄破口处竟开出一朵小小的红花，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我欢喜地穿上，却发现母亲眼里布满了血丝。

年岁渐长，我开始在意衣服上的补丁了。很多同学的衣服总是崭新笔挺；也有的同学穿着虽旧些，但至少没有补丁，而我衣肘处蜿蜒的缝线却像一条醒目的疤痕。一次体育课后，我偷偷拆开衣袖上已松动的补丁，让那块粗布像枯叶般脱落。夜里，剪刀“咔嚓”“咔嚓”的轻响惊醒了我。朦胧中我看见母亲把补丁修剪成枫叶形状，新缝的针脚比原先密了一倍。灯光把她的身影投在墙上，铜顶针偶尔反光，像夜空中忽明忽暗的星。

终于到了能穿新衣的年月。我得到一件藏青色学生装，

挺括得让我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抑制住兴奋，却没注意到母亲身上的旧褂子，袖口已经磨出了絮絮的毛边。她站在一旁微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铜顶针。

离家去读大学那天，母亲塞给我一个粗布小包。到了宿舍打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上，绣着“平安”二字，手帕的下摆赫然是一个醒目的圆圆的顶针印子。我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母亲每缝完一件衣裳，总要摘下顶针在衣摆处按个深深的圆印。她说，这是“让针脚记住回家的路”。

这方手帕在异乡的箱底沉寂了十年，手帕在箱底渐渐染上樟脑的气息，就像那些被搁置的思念。其间我穿过无数光鲜的衣裳，却总会在雨天不自觉地用手指去复写手帕上“平安”两个绣字凸起的笔画，会摩挲着右手中指，想象着那有一枚黄澄澄的铜顶针缠绕。直到有一天归家，看见母亲的针线盒大开着，铜顶针静静躺在褪色的红布上，像一枚被时光风干的果实。

如今母亲老了，眼神不好了，穿针引线也就成了难事。那天阳光很好，我看见她在阳台上颤巍巍地试着穿针，可线头怎么也找不准针眼。当我接过针线时，突然惊觉眼前的情景竟和儿时一模一样，只是现在穿针线的人换成了我，仰望的人却是母亲。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朵绽放的菊花。铜顶针在阳光下闪着温暖的光，仿佛那些缝缝补补的岁月，都在这一刻有了圆满的归宿。我瞥见母亲松弛的手指上有圈轮毂形的凹痕——那是常年戴顶针留下的印记。我突然明白，原来针脚记住的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母亲爱留下的痕迹。

方寸灶台煮清欢

□翟长付

饮食留给人的记忆是最深刻的。俗话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饮食离不开厨房灶台，厨房是游子心中的家，尽管都是些家常便饭，却有让人记忆犹新的烟火味道。

记忆中的厨房，是挨着老屋西墙伸出去的半间。靠墙的角落里有柴火灶，家里人习惯称灶台上的铁锅为口锅和里锅，里锅大一点儿，平常都是煮饭熬粥，而小一点儿的口锅炒菜。两个铁锅的中间是个大汤罐，汤罐里的水始终都是满满的。

灶台的外侧有个木头大风箱，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都是在“呼哧呼哧，哒哒”的响声中起床，那是奶奶在拉风箱煮早饭。等我们洗漱好了，奶奶已经把白粥盛在盆里放在桌子上晾着，盆旁边是奶奶腌制的萝卜干或者是父亲做的黄豆酱。那个年代，只有中午一餐是米饭，早晚都是南瓜粥或是番薯粥。灶台上没什么佐料的罐罐瓶瓶，就盐罐、酱油瓶和菜籽小油壶。蔬菜都是自家种的，青菜、萝卜、茄子和冬瓜随着季节从来都不缺。

家里有人过生日，母亲就会煮鸡蛋，中午会加个菜，咸菜炖腊肉、红烧茄子，青菜汤或冬瓜汤时会挖一块猪油添加些香气。我和弟弟就盼着过生日，天天掐着指头数日子。

傍晚时分，看到厨房屋顶上的烟囱炊烟袅袅，那是母亲催我们回家吃饭的信号。我和弟弟赶紧往家跑，不然过一会儿母亲会站在门口大声叫喊：“三儿，四儿，疯到哪里去啦？该

回家吃晚饭啦！”等我们跑到家门口，母亲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倚在院门框上，看着远处的田埂，她是在等着父亲从地里回来。

我家的厨房不大，除了灶台风箱，里面就放着一口大水缸。俗话说，穷灶膛富水缸。灶膛口的柴草不能堆太多，水缸里的水要装得满满的，万一有火烛掉地上，水缸里的水能直接灭火。厨房里没放多少柴草，都是烧饭前才从院子里的草垛上拿两捆草到厨房。

我喜欢坐在灶膛口添柴拉风箱，这样就可以用添柴火的铁钳，在灶膛里烤番薯。灶膛口，留下了我少年时嘴馋的印迹。

一日三餐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一座灶台，一口水缸，几捆柴草，加上自家种的粳米，构成了三餐里不可或缺的烟火气。色泽鲜亮、香喷喷的米饭，搭配菜园里永远都采摘不完的蔬菜，最好吃的是白米饭挨着锅底的锅巴，那是我和弟弟抢着分食的最美味零食。

母亲做裁缝后，裁缝店里活忙的时候，灶台就成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天下，想吃什么，只要是家里有的，我们就做什么。小小的灶台，虽陈旧简陋，却是我们最开心的地方。

方寸灶台煮清欢。现在的厨房里，已经没有柴火灶了，也没有铁锅汤罐了，都变成了燃气灶和高压锅。我经常想起老屋旁厨房里的灶台、风箱和水缸，还有那锅巴饭。昨夜又梦到奶奶坐在灶膛口烧火，风箱“呼哧呼哧，哒哒”的响着，灶膛里的火映红了奶奶额头上的皱纹。

小暑节气忆小叔

□寇俊杰

小暑节气到了，这又让我想起了小叔。小叔只是我的近邻，按辈分我叫他小叔，按年龄他还小我小两岁。

每年春季，榆钱嫩绿、槐花盛开的时候，十几米高的树，小叔像猴子一样，几下就爬到了树顶，先折下几枝扔下来，让地上的伙伴吃，等他们都有的吃了，他才自己吃。

我们村离河堤很近，堤上灌木丛生。到了夏季，茂密的灌木成了蝉蜕壳最理想的场所。蝉壳可以拿到药铺里卖钱，我们把卖蝉壳的钱拿去买铅笔、冰糕、玩具等等，想买啥买啥。自己挣的钱，大人是不会管的。小叔不怕荆棘扎，每次总是捡得最多，但卖钱时，他卖得又最少。因为，每次捡蝉壳回来，他总要偷偷地把自己捡的蝉壳放进家境比较困难的那些孩子们的篮子里一些。

小叔最擅长游泳。堤外二三百米就是一条小河，到了夏天，小河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大人们一般是不让我们去的，但只要听说和小叔一块儿去，大人就同意了。到了河边，小叔总是第一个下水，他先探探水的深浅，等找到一块平整的、水最深

也只到肚脐的地方，他才让我们下水，而且还规定玩的范围，他时刻监督着，不让我们到深水处去。

可是有一年还是出事了。那一次，邻村的几个小孩也在河边玩，但因为不认识，他们在离我们十几米的地方玩。我们打水仗、学游泳，正玩得开心，忽然听到他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我们停下来一看，有一个小孩掉到深水去了，他两只手伸着，不停地拍打着水，向下游漂去。

我们互相看看，都不敢去救，岸上也没有大人，我们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有的竟吓哭了。还是小叔反应快，他一看情况不好，就快速向那个小孩游去，有人喊：“别去，太危险了！”“他是外村的，我们又不认识！”但小叔好像没听见。他游到近前，一手搂住了小孩的腰，正要往岸上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小孩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死死地抱住了小叔的胳膊，小叔一时也不能动弹。就这样，他们两个在水面闪了几下，一同沉到了水底……

埋葬小叔那天，正好是小暑。那天，天很热，但全村人几乎都来了，他们很为小叔感到可惜。人们都叹息：多好的孩子啊！他才十二岁……

妈妈的桃花饼

□安宇影

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喜欢做桃花饼。我家打麦场旁是一座小土山，山后有一片野桃林，每年春天，花开时节，漫山遍野的桃花，如喷火蒸霞一般，美丽极了。这时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去采桃花。我们赶在露水还没干的时候出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书包。粉红色的花瓣上还滚动着露珠，晶莹剔透，令人爱不释手。我们小心翼翼地采摘，生怕弄脏了那些花朵。待太阳升起来，我们的书包里装满了带着晨露的桃花，衣服却被露水打湿了。

摘回来的桃花需要细心挑选。拣花可是个费时间的活儿，母亲坐在堂屋的方桌前，一朵一朵仔细地掐去花蒂。春日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母亲的脸上、身上，那么安详。不一会儿，她的拇指和食指就被染成了淡红色，连指甲缝里都渗进了桃花的香气。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乌黑的粗辫子垂在脑后，一双手灵活圆润，充满活力。我蹲在母亲身边，也跃跃欲试，可是母亲不让我插手，怕我拣得不干净。

母亲把拣好的花瓣放进白瓷盆中淘洗，粉嫩的花瓣在清水中轻轻荡漾，映着洁白的瓷盆，就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我不禁看呆了。

用来制作桃花酱的器具，是一件青色的瓦罐，这是家里祖传的老物件，罐身上刻着模糊不清的缠枝纹。我想，母亲上辈子肯定是个画家，你看她对色彩多有悟性啊！粉红的花瓣静静地躺在青色的瓦罐中，宛如依旧开在枝头般动人。

母亲把处理好的桃花一层一层铺在罐中，撒上一层白糖，再缓缓倒入从山上养蜂人家讨来的蜂蜜。等待桃花酱腌制的过程是那么漫长，我隔一会儿就想揭开瓦罐看看。母亲笑着说：“小馋猫，不要急，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到桃花饼喽。”终于，母亲和好面团，要开始包了。只见母亲把面团切成一个个鸡蛋大小的剂子，压扁，擀成巴掌大小。母亲小心翼翼地打开瓦罐盖子，顿时，一股甜香涌了出来。母亲用小勺舀一勺桃花酱放在面饼上，捏着边一点一点聚到中心，包严实，压平，拍成圆圆扁扁的小饼坯子。

这时候父亲已经收拾好了平底锅，火苗舔着锅底，锅烧得热热的。母亲把做好的小饼坯子一个个放进锅里，片刻后，再一个个翻过来，直至两面都呈金黄色，桃花饼就做好了。轻轻咬一口，桃花的香气和蜂蜜、白糖的甜味以及小麦的清香混合起来，在嘴里弥漫，真是唇齿留香，让人大饱口福。

母亲每年都会收集很多桃花，或做桃花饼，或晒干后保存起来。我读大学时，每次放假回家，母亲都做桃花饼让我带上。在那些异乡求学的日子里，母亲的桃花饼不仅满足了我的口腹之欲，更慰藉了我心中的乡愁。每次品尝着香甜的桃花饼，我眼前都浮现出母亲精心拣花的情景，还有厨房里闪烁的火苗。

前几天回老家，母亲又做了桃花饼给我吃。咬一口带着母亲体温的桃花饼，品尝着那熟悉的味道，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这哪里只是花香啊，这分明是母亲深深的爱，是代代相传的烟火气，是故乡的味道。此时，窗外的桃树花影摇曳，恍惚间，桃花的影子和母亲的身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温馨柔美的画卷。这美味的桃花饼，是母亲能给我的最温暖、最绵长的乡愁。



本版邮箱: yzwbwszh@163.com